

1億遊戲幣遭清空 虛擬財產保護引熱議

內地糾紛案件年均增近7成 業界籲立法保護

新聞熱話

今年3月初的一個凌晨，內地視頻網站嗶哩嗶哩（以下簡稱「B站」）直播間裏，一個遊戲賬號被直播清空。B站UP主「清雨Tpor」登錄粉絲「五月食伍」的賬號，因其未及時續費訂閱「艦長」會員，數十秒內惡意將「五月食伍」稀有道具、庫存逐一出售、分解。事後估算，賬號內遊戲資產蒸發近一個億（哈夫幣）。

事件迅速發酵，快速引爆網絡。相關話題討論量達256.3萬，一度衝上熱搜第二。一次發生在直播間的極端個案，就這樣打開了虛擬財產保護的全民之問。數據顯示，近五年網絡侵害虛擬財產糾紛案年均增長69.9%，專門立法保護迫在眉睫。

大公報記者 林凱、盧洽

這場風波之所以持續發酵，是因為其背後所觸及的，是一種更普遍的焦慮：當個體在遊戲賬號、短視頻賬號及各類社交平台中持續投入時間、資金與情感，這些不斷積累的「數字資產」是否應被認定為個人財產？圍繞這一問題的延伸討論亦隨之展開。賬號被清空是否構成侵權，平台在其中承擔何種責任等，虛擬財產如何保護，賬號能否繼承，虛擬財產如何分割，逐漸進入公眾視野。

虛擬財產從「小眾參與」變「大眾持有」

「毀號」事件發生後，一部分聲音認為，直播間規則明確，「不是付費粉絲就得清空」；另一部分聲音則反駁，直播間規則不能凌駕於道德和法律之上。從遊戲圈到直播圈，從普通玩家到法律從業者，討論的邊界不斷擴大。截至目前，UP主「清雨Tpor」賬號已被平台封禁，受害者「五月食伍」已報案，且聯繫律師，準備提起民事訴訟，並徵集其他受害玩家聯名。

這場討論並沒有隨著熱度的降溫而結束。人們發現，自己也是虛擬財產的持有者。遊戲玩家程明旭表示：「一個傾注了心血的賬號就這樣被『掃』空了，我一定會追究責任。這已經不僅是遊戲問題，更像是我的『財產』遭受了損失。」

長期以來，提及網絡中的虛擬財產，公眾首先聯想到的多為比特幣等加密貨幣，其持有者也常被視為少數「投機者」。但隨著數字技術發展和應用場景擴展，加密資產正逐步進入更廣泛人群的視野，並成為部分普通人資產配置中的組成部分。

與此同時，虛擬財產的外延也在不斷延伸。以遊戲領域為例，賬號價值已明顯超出單純娛樂屬性。相關數據顯示，2025年中國遊戲賬號交易市場規模已達6.9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從數百元的皮膚到上千元的裝備，再到長期積累的等級與經驗，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了具有現實交易價值的「虛擬財產」。

除遊戲之外，社交賬號、網盤數據及個人影像資料等，也正成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「數字沉澱」。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官網數據顯示，截至2025年，全球社交媒體用戶總數已突破55億；中國社交網絡用戶規模達11.14億。在此基礎上，部分優質賬號已具備明確的市場估值，短視頻創作者賬號價值突破百萬元的案例亦逐漸增多。從加密資產到平台賬號，再到數字內容資源，虛擬財產正由早期的「小眾參與」，轉向覆蓋廣泛人群的「日常化持有」。

虛擬財產糾紛向社交平台蔓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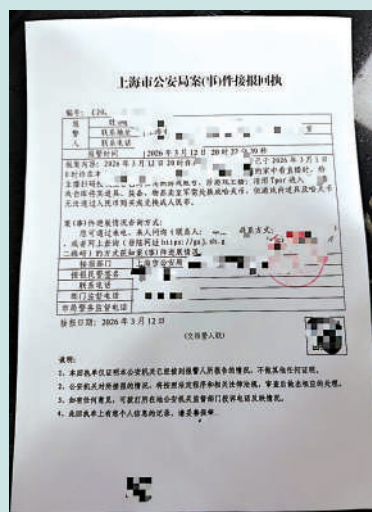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來，虛擬財產相關糾紛呈現快速增長態勢。數據顯示，2021年至2025年，全國法院適用新規審結網絡侵害虛擬財產糾紛案件1743件，年均增長69.9%。虛擬財產糾紛已然不是個例，相關爭議已在多個場景中集中顯現。

從更長時間維度看，虛擬財產糾紛的累積趨勢同樣明顯。統計顯示，2019年至2024年上半年，中國法院共審結涉網絡虛擬財產實質性關聯案件6372件，其中民事案件5525件；2023-2025年，廣州互聯網法院受理的相關案件年均增幅超過40%。專門立法迫在眉睫。業內人士指出，虛擬財產糾紛正呈現由單一場景向多領域擴展的趨勢。「虛擬財產糾紛正在從遊戲圈向直播圈、短視頻圈、社交平台全面蔓延。」



◀相關數據顯示，2025年中國遊戲賬號交易市場規模已達6.9億元人民幣，相關虛擬財產糾紛備受當代年輕人關注。圖為年輕人在體驗電競遊戲。

中新社



◀遭「毀號」的玩家「五月食伍」已向公安機關報案。圖為報案回執。

常見虛擬財產侵權案件

- 惡意盜號、毀號與非法交易
- 「借名」註冊直播虛擬財產糾紛
- 「代練」跑路
- 平台單方封禁、回收、刪除用戶賬號糾紛
- 虛擬財產繼承權爭議糾紛

林凱、盧洽整理
大公報記者

如何保護網絡虛擬財產

法律依據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第127條：「法律對數據、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，依照其規定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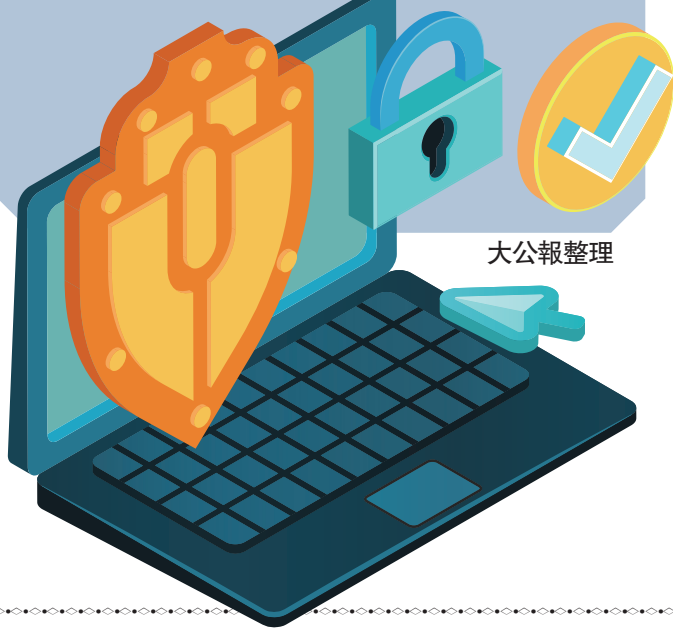
《民事案件案由規定》：將「網絡虛擬財產糾紛」列為二級案由，其下包括網絡虛擬財產權屬糾紛、合同糾紛、侵權糾紛三個三級案由。

保存憑證 審查平台協議明確權屬，留存充值交易憑證，遇侵權及時向平台申訴並報警，對原創內容進行著作權登記。

技術防護 啟用多因素認證、複雜密碼及設備管理強化賬號安全，採用冷存儲+助記詞物理備份保護數字資產，規避釣魚鏈接並保持設備安全。

平台與交易風控 選擇具備備案資質的合規平台，並簽訂詳細的交易合同，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和合法，警惕跨境合規風險。

應急與長期規劃 遇盜立即凍結賬號並固定證據，通過遺囑或保險安排資產繼承與風險轉移，定期更新安全知識並關注監管動態。



大公報整理

虛擬財產糾紛層出不窮 打官司成難題

當屏幕裏的數字變成真金白銀，吸引無數人湧入，風口之上，暗流湧動。虛擬財產糾紛形態各異，層出不窮。2023年，廣州表姐借身份證給表妹註冊直播賬號，表妹苦心經營至30萬粉絲，後申請變更實名認證被拒，訴至法院。2025年，陝西某傳媒公司與主播A女士簽約，公司為其打造劇本、運營賬號，A女士退出直播後，法院認定賬號歸公司所有。

南京一起案件中，運營專員小吳與公司約定賬號權益歸公司所有，後產生糾紛，最終調解結案，權號歸公司，公司支付小吳15萬餘元。夫妻之間、家人之間的糾紛同樣頻發。江蘇高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，陳某婚後註冊抖音賬號，粉絲300多萬，離婚時法院認定賬號人身屬性歸陳某，但婚後收益屬於夫妻共同財產，陳某向妻子支付折價補償款6.6萬元。另一起案件中，妻子半年內打賞主播20萬元，丈夫起訴平台要求返還，被法院駁回。從借名直播到解約爭端，從離婚分號



◀近年來，直播行業發展迅速。圖為工作人員正在直播銷售藍莓。

到巨額打賞，每一場糾紛的背後，都是真金白銀的較量。

「以前這類案件很少見，現在幾乎每個月都有當事人來諮詢。」長春某律師高陽表示，流量經濟讓虛擬財產糾紛從邊緣走向常態。她注意到，糾紛類型越來越複雜，借名直播、代練洗號、離婚分割、繼承爭奪，每一類都涉及不同法律關係。「現在這類官司越來越多，但每個案子的情況都不一樣，有的涉及合同，有的涉及侵權，有的還牽扯到婚姻家庭問題，很難用一個標準去套。」高陽說。 大公報記者林凱、盧洽

學會對案由和留證據 通過有擔保第三方平台交易

虛擬財產如何正確維權？現實中，這樣的案例並不少見。遼寧省瀋陽市民徐可曾從網上購買了16個遊戲賬號，打算練級後轉手賣錢，結果賬號全部被封禁，由於買賣賬號本身違反遊戲規定，他連侵權方都找不到，維權無門。北京的遊戲代練李雙陽則遇到了另一種困境：他只收了500元定金就開始為號主代練，辛辛苦苦練了一個月後，號主人跑路了，剩下的3500元尾款至今沒有着落。

2026年1月1日起，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後的《民事案件案由規定》正式施行，首次增設「數據、網絡虛擬財產糾紛」作為獨立的一級案由。這意味著遊戲賬號、虛擬裝備等數字資產終於有了專屬的法律維權通道。

律師：依法起訴但具體賠償複雜

然而，法律層面的突破並不意味着玩家維權從此一帆風順。在具體實踐中，虛擬財產的權屬界定、價值評估及侵權責任認定仍缺乏統一標準：損失怎麼量化？一件遊戲道具沒有官方定價，一個網紅號的粉絲數難以估值。侵權如何追責？主播毀號，平台封號已是極限，受害者的實際損失誰來賠？

「當事人可以依法起訴，法院能立案，但到了具體賠償環節就很複雜了。」長春某律師高陽說。此外，絕大多數熱門遊戲都明確禁止賬號共享和代練行為，玩家一旦違規將自行承擔一切後果，萬一代練惡意毀號，玩家就會陷入兩難：從侵權角度看代練該負責，但遊戲公司不僅不會幫忙找回數據，還可能因違規直接將賬號封禁。

面對這些情況，高陽給出了幾點務實的建議。首先，玩家在維權時要學會用對案由——如果是賬號被盜或被惡意毀號，可以以「網絡虛擬財產合同糾紛」或「侵害網絡虛擬財產權益糾紛」起訴侵權人；如果是交易或代練產生的糾紛，可以以「網絡虛擬財產合同糾紛」起訴對方；如果是遊戲公司無故封號，則可以以「網絡虛擬財產權屬糾紛」起訴遊戲公司。

其次，證據的留存至關重要，充值紀錄、銀行流水、交易截圖、與代練或買家的聊天紀錄、發現異常時的錄屏等，都是證明權屬和價值的關鍵材料。最後，無論是號主還是代練，最好都通過有擔保的第三方平台進行交易，避免口頭約定或僅收少量定金帶來的風險。 大公報記者林凱、盧洽

「梅姨案」細節公布 23年「隱身」人販終現形

【大公報訊】據央視新聞報道：3月21日，緋號「梅姨」的犯罪嫌疑人謝某某被逮捕。這個曾經牽動無數被拐家庭、一度被認為可能並不存在的神秘代號，終於浮出水面。

現階段警方不會公布梅姨照片

從增城警方2017年首次公布「梅姨」模擬畫像，到如今嫌疑人落網，多年過去，她的長相已發生很大變化。民警表示，現在網上流傳的一些所謂的「梅姨」的照片，都不是她本人。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，現階段，警方不會對外公布「梅姨」的照片。

2003年的9月至2005年的12月，多名兒童在廣州增城、惠州博羅等地被拐，警方陸續接到受害人的報警。案發後，公安部、廣東省公安廳將該案列為督辦案件，成立省、市、區三級公安機關聯合專案組開展偵辦工作，並於2016年將張維平等5名犯罪分子抓獲。也正是從張維平的供述中，「梅姨」這個名字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。

2023年，主犯張維平等人被依法執行死刑，警方始終沒有放棄對「梅姨」的追查。從案發至今，專案組歷經多次人員更迭，但追捕「梅姨」的腳步從未停歇。從2003年第一起兒童被拐案發生，到主犯張維平落網，梅姨始終像一團迷霧，籠

罩在這起案件的上空。在追捕梅姨的同時，專案組還肩負着另一項重要使命，讓被拐兒童回家。多年來，專案組民警的足跡遍布全國。他們公布「梅姨」的模擬畫像，面向社會廣泛徵集線索，每一條都認真核實。正是憑着這股「不查清不放手，不核實不罷休」的韌勁，專案組終於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那個關鍵的目標。

去年在公安部的指導和外省公安機關的支持下，專案組發現一名叫謝某某的女子，其特徵與梅姨高度吻合，經專案組的進一步核實，發現謝某某就是梅姨。將其抓獲後，專案組進行審訊，謝某某如實交代她的違法犯罪事實，目前案件仍在辦理當中。



▲2017年11月2日，張維平拐賣兒童案開庭當天，被拐賣兒童的家長在廣州市中級法院門前。